

插上梦想翅膀 音乐神童飞向何方？

13岁的许文耀已经取得作曲专业的学士学位，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一年的荣誉学位。
(龙国雄摄)



许文耀至今已创作超过200部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都上演过。(龙国雄摄)

认识了当时一名91岁的钢琴老师伊莱 (Eli Gray-Smith)，很快就通过钢琴演奏和乐理的五级考试，更因此发现作曲天赋。

“在乐理五级试卷上，有一道题是为小提琴、大提琴或其他乐器自由创作一段旋律，我最爱做这道题。”许文耀说：“最神奇的是我常常在做梦时听到旋律，醒来后还能记得，就把它写下来。而且我有绝对音准，看到乐谱可以在脑中听到音乐，听到音乐也可写成音符。”

从9岁起，许文耀频繁穿梭于新加坡两地，参加O水准各科目的考试。鉴于他展现出的作曲天赋，父母想为他找一位作曲老师，却因为年龄太小吃尽闭门羹。直到遇见本地作曲家潘耀田，他才开始规范的作曲教育。

创作超过200部作品

许文耀至今已创作超过200部作品，他说对交响乐有特别的兴趣。2019年由新加坡少儿爱乐乐团在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奏的“Tea Party”，是他首部获公开演出的交响作品。其他作品也在英国、美国、芬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上演。

聊起自己正在做的研究课题，许文耀兴高采烈滔滔不绝：“我研究的课题是Regular Temperament Theory (规则调律理论)，这套理论与微分音和比率有关，与纯律、十二平均律等常用的调律体系并列。很可惜，这个调律只能被数学证明，却无法被实际应用。我用python语言编写了一套程序，然后创造出一套新的调性色盘 (tonal palette)，然后打算用这组色彩创作……”

大概是在三分之一处，他就把我这个工程系出身的音乐记者绕晕了。许德辉说，小时候因为儿子无法下地做其他活动，就给他看一些数理科学的视频，没想到他有超强的数理能力，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3岁多就会背诵完整的元素周期表和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

确保儿子有良好教育基础

具有如此的智商和浓厚的研究兴趣，可以想象许文耀无论从事任何事业都能取得成功。为何偏要当个作曲家呢？“因为音乐可以治愈心灵！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许文耀说：“有研究显示，频率、和弦可以触动人的某些部位和神经。一个作曲家的工

许文耀 | 发育迟缓却天赋超常

在采访许文耀之前，我心中有些忐忑。报道中他是智商超常的数理天才，也是音乐神童，小小年纪就创作了不少交响作品。但也耳闻他有一定程度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因此在采访前做足了心理准备。然而见到本人，他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他以飞快的逻辑推演和语速回应我抛出的任何问题，时而不失幽默讲个冷笑话，反倒是我希望他可以体谅一下我这样的“正常人”。

今年13岁的许文耀，已经取得作曲专业的学士学位，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一年的荣誉学位。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精力旺盛的大男孩，曾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发育阶段。

许文耀从小患有全面性发育迟缓 (Global Development Delay)，本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却会造成包括

语言、肌肉、肢体协调等各种障碍。父亲许德辉说：“他2岁时还不会动，4岁还不会说话，看了很多医生都讲无药可救。但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放弃？”

在新西兰发掘作曲天赋

生物科研出身的许德辉通过大量阅读期刊，得知松树林所释放的化学物质对于降低血压，以及促进身体发育有积极作用。于是在许文耀7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和妻子放弃在新加坡的工作，举家搬到新西兰的南岛。

“我们每天都拉他进森林里散步，不出半年他就会跳了。”许德辉说：“真的很神奇。”

早在3岁半时，父母就让许文耀尝试过学钢琴，但他受发育不良的限制，兴趣不大。到新西兰后，许文耀



许文耀对于数理和乐理都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能力，也会使用编程语言辅助作曲。(龙国雄摄)



许德辉 (右) 支持儿子的音乐追求，但也确保他获得全面的数理和基础教育。(龙国雄摄)

报道◎张鹤杨
zhanghy@sph.com.sg

封面摄影◎龙国雄
封面设计◎王慧敏

被誉为音乐神童的莫扎特，4岁跟父亲学习钢琴，5岁作曲，6岁学小提琴，8岁创作了一批奏鸣曲和交响曲，11岁写了第一部歌剧。本地也有“神童系”演奏家，如小提琴家蔡珂宜、古典吉他演奏家娄楷文等，年纪轻轻便在国际赛事和舞台上大放异彩。《联合早报》记者访问三名音乐神童，他们尽管自小显露音乐天赋，却未必以音乐为唯一出路。父母竭力栽培孩子天赋之余，也支持他们发展其他兴趣。专家认为，培养神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当作普通孩子，切勿让他在孤僻的环境中成长，失去与人共情的能力，以及对世界万物的好奇心。

作，就是把音乐的理论用作品带进生活。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研究的规则调律，变成真正的作品。”

许德辉说：“作为家长我们全力支持孩子的兴趣和天赋所在，最终的目标是让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获得快乐。我们不限制他选择的学科，但要确保他有一个良好的整体教育基础，为日后其他可能的选择做准备。”

“目前看来音乐是他的第一选择，我们也常向潘耀田老师和王辰威老师（作曲家）请教。但他对数理和科研同样展露出兴趣。他才13岁，待他完成荣誉学位这一年的课程后，我们会让他接触学术和研究的环境，看是否适合他。我们也希望扩大他的视野，让他成为一个全面发展，能够回馈社会的人。”

临走前，我问许文耀：“你在作曲或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比如总是搬来搬去的，会不会没有朋友很孤单？”他说：“没有任何困难。我有很多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有，有我在门萨俱乐部（按：MENSA，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的名称）认识的许多小伙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聊天。我最年长的大朋友是我的钢琴老师伊莱，他已经96岁了。我特别期待给他过100岁生日！”

一个作曲家的工作，就是把音乐的理论用作品带进生活。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研究的规则调律，变成真正的作品。

——许文耀

李研恺 | 还没学琴就会听音弹琴

如果说当下在新加坡有哪位钢琴家风头正盛，年仅11岁的李研恺当之无愧。从去年2月至今，他已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和滨海艺术中心两大艺术殿堂连办三场音乐会，包括演奏全套24首肖邦前奏曲的个人独奏会，与“Musicians' Initiative”交响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上月6日与亚洲文化交响乐团合作两首肖邦钢琴协奏曲。

6月24日，艺术与社会企业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Arts and Social Enterprise）推出其10年作曲委约计划（即在10年内邀请10位本地作曲家创作10部当代作品）的首场音乐会。李研恺不仅受邀在音乐会上演奏钢琴，更是该基金会新设立的“神童基金”（Prodigy Fund）下的首位入选者。如此频密的邀约机会，即使是专业演奏家都很难不眼红。

如果早几年，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李研恺最早接触钢琴是在3岁半，被妈妈送去音乐学校，去了没几次就被老师劝退。妈妈余佩玲说：“我每次去接他都看到他在外面被老师罚站，问了才知道原来老师让他按中央C那个琴键，但他的个性就是很倔强，想要去按别的键。”

6岁半时，李研恺所在的幼儿园出现手足口症病例，余佩玲出于防范不再送他上课。为了打发时间，也刚好看到一台二手钢琴打折出售，于是买回家。或许出于童年阴影，一开始李研恺还不愿意摸琴。父母就在百胜楼买了好多音乐CD在家播放，直到李研恺再也忍不住，在钢琴上弹出早已流进内心的旋律。

还没学琴就会听音弹琴，父母敏锐地察觉到儿子的天赋，于是先在网找到一位钢琴老师。不久后，通过朋友介绍，旅居本地的美国钢琴家约瑟森（Tedd Joselson）向李研恺抛出橄榄枝，让他成为其众多“神童”弟子中的一人。

每天自发练琴至少四小时

李研恺目前在家接受家庭教学（homeschool），英文、华文、数学和科学四门课全由母亲负责，另外从如此频密的登台和曝光率来看，父母似乎打定主意要朝职业钢琴家的方向培养他。

“其实在跟Tedd学琴之前，我们就申请了家庭教学。看到他每天上学放学后，都没日没夜地弹钢琴，我就很担心他不够睡，身体垮掉。他平时在家每天至少要练四个小时的琴，没人逼他，拦也拦不住。”余佩玲说：“看到孩子如此热爱一样事情，作为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他。我们也没想过所谓‘万一失败了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坚信只要认真走好每一步，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机会也的确纷至沓来，包括来自不同乐团的邀约，以及周围亲朋好友的支持，组成公关团队负责经营李研恺的社媒账号。父亲李光说：

“我们夫妻二人都不是音乐界人士，没有什么人脉，通过社媒是最有效的途径。”被问及送儿子出国留学的打算，他说：“出国是早晚的事，原来是想早一点就让他出去，但目前Tedd有些新的建议。”

看到孩子如此热爱一样事情，作为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他。

——余佩玲



钢琴之外，李研恺喜欢绘画、摄影，还会自己剪辑视频。（关俊威摄）

“Tedd说研恺现在的演奏展现很多恣意绽放的花火，如果过早送去音乐学院，会让他背上夹板，浇灭他的火花。”余佩玲说：“6日晚上的音乐会，本地著名乐评人张道亮医生也来了，他跟我讲，研恺独自处在自己的世界里，你们教他技巧就好了，其他的不要管。”

自小就极有个性

余佩玲说，李研恺从小就是个极有个性的孩子。2岁半时，因为不喜欢妈妈买的青色衣服，刚走出家门就嚎啕大哭不肯再迈一步，最后余佩玲也没拧过儿子，只好陪他回家换衣服。

小研恺的性格记者是有领教的，采访前希望他随便弹一首乐曲给摄影记者拍，他一脸茫然不知什么是“随便”。在妈妈再三建议下，他弹了肖邦的一首小品，摄影记者拍完，他也毫无察觉，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

按照之前的采访提纲，我第一个问题本该问他每天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但临场发挥成：你每天练多少小时的琴？他面露难色为难了几秒说：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不在列表上，我不想回答问题……”

“他就是这样的孩子，一开始跟Tedd学琴的时候也是这样，搞得Tedd很挫败，问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教这样的学生。”余佩玲说：“不过一旦他跟你熟络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他和Tedd现在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李研恺是当下新加坡登场频次最高的一名钢琴神童。（关俊威摄）



好苗子要尽早发掘培养

作为南洋艺术学院少年儿童艺术学校的创始校长和音乐部主任，钢琴家方圆在幼儿音教领域阅人无数，她其实不太喜欢“神童”这个称谓。在她看来，真正的神童应该是内心充满对音乐的感知力和强大的共情力，如果只是手指跑得快，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同于市面上的音乐学校，南艺少儿艺术学校的音乐部须要通过考试才能入读。小提琴的招生年龄线是4岁，钢琴的年龄线是5岁，其他乐器还有大提琴、长笛和五样华族乐器。

“音乐这个行业很讲究童子功，好的苗子要尽早发掘培养。”方圆说：

“主要是通过听音、唱歌考察幼童的乐感。尤其是小提琴，如果听不到音准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要求也更高。”

音乐班学生每周上两个课时，一节演奏专业课和一节综合科，如乐理、音乐史、视唱练耳等科目。学生每学期（半年）接受考核，如果能力不达标或态度不端正，可能被劝退。南艺少儿音乐班的人数常年维持在350人左右，18岁结业。

音乐比赛乱象多

方圆强调，音乐教育是“十年树木”，家长要沉得住气，跟老师同心同德才能走得远。她指出现在市面上很浮躁，有些音乐学校打出一年考几级的口号，还有很多商业性质的比赛，让家长既感到压力，又跃跃欲试。

“现在很多商业比赛是为了赚报名费，你只要参赛，最低也给个三等奖。很多家长看别家孩子获奖，感觉被比下去了。但是在南艺少儿班，我们不允许学生擅自参加比赛，要服从学校安排。”方圆说：“所谓正规的比赛，首要标准是看曲目，是否有合适的难度、长度、丰富度。这方面，学校老师会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量

有些国家，比如中国的音乐学院有附属小学和中学，孩子从小泡在琴房里长大。我们一周只有两个课时，怎么竞争？

——方圆

当神童是有代价的。为了保护 and 开发他的天赋，神童往往被送到特殊学校或接受家庭教育，失去与同龄人接触的机会，这一点其实很危险。

——张道亮



张道亮认为，培养音乐神童最好的方式，是让他音乐之外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档案照）



方圆（右）认为真正的音乐神童，应该内心充满对音乐的感知力和强大的共情力。（龙国雄摄）

身安排。比如蔡珂宜（本地小提琴家）是第一个被送去参加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学生，一鸣惊人。”

在音乐部内，有个约四五十人的“青年音乐家项目”（young musician program），就以参加比赛为目标定向培养学苗。除了不得擅自参加比赛，校规也不允许学生或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助长浮躁虚荣的攀比之风。

“每个学生入学后，学校都会和家长签一份协议，明确规定家长不可干预教学进度。家长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最终决定权在校方。”方圆说：“这是和市面上学校最大的区别。我们不是服务业者，我们的职责是为新加坡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多培养像蔡珂宜那样的顶尖艺术家。”

本地社会环境限制大

从创立至今，从南艺少儿艺术学校音乐部已经走出超过50名进入音乐学院深造的专业人才。然而方圆坦言，新加坡的大环境对培养艺术家充满挑战。“很多去国外读音乐学院的学生后来都转行了。”她说：“有些国家，比如中国的音乐学院有附属小学和中学，孩子从小泡在琴房里长大。我们一周只有两个课时，怎么竞争？”

相比欧美等资源充沛、福利发达的国家，新加坡的求职环境压力大，如果没有相当水准的大学文凭，很难立足于社会。因此家长不敢以全部身家押宝在孩子的音乐专业生涯，完全

可以理解。

本地音乐教育家吴世勉则用自己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支持已经下决心走上音乐道路的莘莘学子。2012年，她以父亲、我国先驱音乐教育家吴顺筹的名字设立“吴顺筹百年诞纪念奖”，每年颁发给一位天资优异且有志成为演奏家的本地年轻人。

“那些有天赋有决心的孩子应该得到支持，我对他们的期许是创造新加坡音乐界的未来。”吴世勉说：“新加坡的环境较早年已经好很多，但和欧美、英国比还是有差距。音乐生不仅需要财务上的支持，也需要被好的同学环绕，倾听别人的声音，他们须要走出去深造。”

2021年，吴世勉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捐赠10万元，设立“吴顺筹领袖奖”，颁给该学院三、四年级学生，资助他们参加国际音乐节、实习项目或管弦乐器课程。

神童长大后便优势不再

资深乐评人，曾担任新加坡国际钢琴节艺术总监的张道亮医生认为，大众对音乐神童之所以喜闻乐见，是因为视觉上强大的反差感。

“音乐是听觉艺术，也极具观赏性。试想一个稚嫩的迷你钢琴家在台上爆发与他年龄体格不匹配的音乐能量，是非常震撼的。”张道亮说：

“正因如此，神童往往被乐团当作摇钱树，既有话题性又有票房号召力。所谓神童，就是在小幼年纪具有超越实际年龄的音乐才能，仅此而已。等他们长大后，这些优势就不在了。”

以超过25年的乐评经验，张道亮



从神童到艺术家有很长的路要走

蔡兴贤说，很多人误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很简单，事实上很多成熟的音乐家都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演奏难度顶级的作品，因其内涵和深度，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饱满的生命情感来驾驭。因此无论一个小孩的技术如何花哨，都不可能匹及真正的演奏家。从“神童”到艺术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名演出经纪，蔡兴贤曾成功邀请阿根廷钢琴家阿格里奇、加拿大籍越南钢琴家邓泰山等重磅级的演奏家来新加坡演出，也在本地呈献美籍华裔朱凯源、周善祥等国际乐坛的后起之秀的音乐会。他说：“我选择音乐家的首要考量必然是艺术的水准与真诚（artistic integrity），当然也会考虑顾及这个人是否好相处。”

“音乐是一方面，商业是另一回事。想要成为‘成功’的演奏家，也要有一定的情商。”蔡兴贤指出，个别神童因为从小被过分保护，缺乏与人交流的经验 and 同理心。“糟糕的人际关系会毁掉一个人的事业。业内流传一个刻板印象，唱歌剧的女高音都很难搞，总爱提出无理要求。美国著名女高音Kathleen Battle就因此被大都会歌剧院开除，从此事业一蹶不振。”

蔡兴贤也曾遇到过比较麻烦的一对钢琴家母子。“很多时候最难搞的

说神童年年都有，有真也有假。如今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本地演艺经纪公司Altenburg Arts创办人，也曾担任新加坡国际钢琴节艺术总监的蔡兴贤说：“我对音乐神童没有特别的兴趣。网上有很多这类视频，我一开始会被他们的技术吸引，但如果音乐缺乏深度，我最多看30秒就关掉了。”

音乐生不仅需要财务上的支持，也需要被好的同学环绕，倾听别人的声音，他们须要走出去深造。

——吴世勉



吴世勉通过设立奖学金，支持本地音乐学子走出去，开拓视野。（档案照）



蔡兴贤认为，音乐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不断保持好奇心，不能躺在荣誉上吃老本。（档案照）

是家长。”他说：“有些家长完全不谙行业的规则，很难一起共事。”不过他对此表示理解，当一名心智还未成熟的孩子，因为一场比赛或一场演出，一夜爆红被推到聚光灯下，多少人希望借他的才华和热度牟利，如果家长不是本身就在音乐行业，很难招架得住。”

正常生长，对世界充满好奇心

“当神童是有代价的。”张道亮说：“为了保护和开发他的天赋，神童往往被送到特殊学校或接受家庭教育，失去与同龄人接触的机会，这一点其实很危险。我认为最好的培养方式，就是尽可能把他当作普通孩子来培养。即使送到天才学校，家长也要

音乐是一方面，商业是另一回事。想要成为“成功”的演奏家，也要有一定的情商。

——蔡兴贤

时常和儿童教育专家和音乐业内人士沟通。”

“相较其他人，神童在事业上的确有更高的起点，也更容易获得资源。但绝不能吃老本。”蔡兴贤说：“在我看来，一名音乐家最重要的品质是永远充满好奇心，对音乐，对音乐背后的历史，对大自然，对人生。音乐是人生的投射，要不断去探索世界，音乐才会更有深度。即使如阿格里奇这样神坛上的人物，都会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比年轻时弹得更好了。更何况并不是神童才有资格成为演奏家。”

去年受蔡兴贤邀请来新加坡演出的法国钢琴家Lucas Debargue就是一个传奇：他10岁开始学琴，15岁停下钢琴课，转而对文学产生浓烈兴趣。他17岁入读巴黎第七大学文学系，20岁才重拾黑白键，随后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上获奖。蔡兴贤说：“也正因如此，他的音乐更有深度和书卷气。”

陈欣宇 | 神童不一定要当音乐家

今年19岁的陈欣宇是本地华乐界的一个传奇，她曾在8岁、10岁、12岁时参加新加坡全国华乐比赛，分别击败少年组、青年组和公开组的其他好手，成为年纪最小的三连冠获得者。2019年，她赴中国参加“小金钟琵琶展演”，获业余少年B组金奖第一名。她目前是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琵琶首席。

去年刚刚考完A水准，陈欣宇取得八科全A的优异成绩，如今正准备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修读哲学、政治与经济。她说：“从小到大，音乐都是我最亲的闺蜜，所以走专业道路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选择。但当我投入到一些义工组织和基层组织的活动时，我发现为社会服务也会让我感到很充实。高中入读莱佛士书院高中部后，经济这门科目帮助我深入了解社会问题，也给我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很符合我的人生理想。”

陈欣宇坦言不做音乐家的决定有些艰难，但她不会遗憾。“因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音乐，音乐也会一直陪伴着我走进人生的下一阶段。就像经济和哲学一样，音乐是我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在和紫色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我亲眼看到音乐让特需人士优雅地唱出内心的梦想。



陈欣宇认为不做音乐家，依然可以用音乐与世界对话。（受访者提供）

“未来我还会期待在舞台上与他人分享我对音乐的理解和热爱。音乐能帮助我们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同时让我开阔眼界，接触其他种族的文化。通过音乐，我希望能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期望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是我今后努力的目标。”

我永远不会离开音乐，音乐也会一直陪伴着我走进人生的下一阶段。

——陈欣宇